

文匯

月刊报告文学选

最佳 年齿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982

《文汇》月刊报告文学选

最佳年龄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66313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

966313

责任编辑：曹礼尧

封面设计：范一辛

插图：张培础

张定华

施大畏

罗希贤

江云

最佳年龄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3.625 插页5 字数281千

1983年11月第一版

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300册

书号：10118·779

(压膜本) 定价：1.91元

DD82

目 录

张定鸿在汉堡·····	罗达成	1
癌扩散之后·····	肖 岗	21
祖国！祖国·····	刘登翰	35

——记林惠琛医生

得人心者·····	陈祖芬	51
在帷幕后面·····	李 平	68
精神之光·····	陈祖芬	87
执着的爱·····	刘进元 幺树森	105
越过太平间·····	黄宗英	120
科学家和他的妻子·····	常 青 王宗仁	138
海外赤子·····	王 颖	156
地上本无路·····	吕红文	173
“铜豌豆”·····	韩静霆	187
悲欢与共四十秋·····	谌 容	203
他献上一颗虔诚的心·····	史中兴	227

“芭蕾”，钟情于中国

——发自中国跳水队的报告·····	罗达成 吴晓民	24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

最佳年龄·····	陈祖芬	303
选择		
——记青年舞蹈演员刘颖·····	谢大光	319
海河边的一间小屋·····	肖复兴	336
心画·····	赵丽宏	355
琴声悠扬·····	鲁 光	372
特区女经理·····	刘学强	381
遥远而亲近的石竹花·····	肖 岗	396
猪棚里的世界纪录·····	宋 超	418

张定鸿在汉堡

罗达成

—

透过那明亮的圆圆的舷窗，他看到了浩瀚无边的湛蓝，而这迷人的湛蓝之中，又飘动着轻纱似的洁白……他被这景色陶醉了，他有点儿疑惑了：这究竟是轻柔地飘动着一簇簇白云的茫茫蓝天，还是一簇簇浪花飞溅的蓝色海洋？

哦！他，张定鸿——上海中华造船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，对船舶、对大海的感情是太深厚了，他仿佛又在参加新船试航，行进在辽阔海洋上，追逐浪花，追逐海鸥。仿佛又面临着圆冬冬亮闪闪的舷窗，呼吸着新鲜好闻的油漆芳香，跟工人一起分享“巨轮在我们手中长大”的喜悦。不过，现在出现在舷窗里的，是天空，是云朵，——虽然它们的色调和风韵，会使人一下子联想起海和浪。他作为一行八人的副团长，随同中国造船工业赴德贸易代表团，由北京取道巴黎，由戴高乐机场转乘班机飞往西德汉堡。

汉堡。风光绮丽的目的地就在脚下了。他从飞机上俯望，果真是“半城港口半城树”啊！他听人介绍过：与其说汉堡是

座海港城——享有“德国通向世界的门户”“欧洲最快的转运站”之称的西德最大港口，不如说它是一座绿色的花园城——早在上一个世纪，汉堡就以绿树葱郁、草地滴翠而闻名。不过，一想起此行肩负的使命，他的心境就无法轻松，他们不是来观光游览的！部长给代表团的任務主要是两条：一、再跟西茨·克里门逊公司谈判签订出口四艘四千四百吨货船的合同；二、探索 and 了解西德船舶市场，洽谈其它船舶签订合同的可能性。当然，对他——负责建造四千四百吨货船的中国造船厂厂长来说，命运攸关的是第一点！

真的。四千四百吨货轮这个“德国酸果子”，可不是好吞的。它的验收检准之高，令人不寒而栗：每一条船，要经过西德 GL 船级社、西德海运联合会（SBG）、西德劳动保护局（AFA）、西德水利学校（DHI）、西德船舶丈量局（BAS）、西德邮电局（POST）等单位的逐一检查，敲上大印。天哪！这么“一长串”，可没算个完。虎视眈眈等着你去“符合”的，还有“一长串”条款：什么一九四七年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守则、德国卫生健康章程、圣劳伦斯航线规定、一九七三年 MCO 防污染章程……对于造这个船，连气魄过人的张定鸿心里也不免有点儿玄乎，要冒一定的风险哪！亚洲有一家船厂给他们造了好几条，验收时全给卡住了：罚款、退船、退合同，工厂恐怕是要破产了。西茨·克里门逊公司的办公室里，还有一个模型放在那儿，象是在溯念这件事，又象是告诫后来者：“小心！”“小心！”

哦，“空中小姐”说得更玄乎，叮嘱了一遍又一遍：“请系上保险带！”“请系上保险带！”怎么搞的？风险难道真这么大！让人联想到象在船上，穿上救生衣、套上救生圈似的……耳朵

嗡嗡响了，头有点儿晕了，心也跳得慌了……到底是“空中反应”，还是因为那个“十年”给他留下的后遗症：高血压，脑血管二期硬化：对了，胃也不景气，用医学语言来说是叫什么“胃粘膜萎缩，轻度糜烂”。

晕晕眩眩的，他象回到了一九六六年……那时，他乘坐的是什么飞机呀！他一下子被推进云里雾里，坐了“喷气式”揪斗，戴了高帽子游街……他这个第一副厂长坠落了，打倒了……保险带呢，保险带在哪儿？对了，那天家里刚粉刷了墙，洁白洁白的，就象这舷窗外面的云絮，厂里的人马来抄家了，屋里全乱了，墙上又脏了……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什么也咽不下，他不愿意走过饭厅，不愿意看那历数条条“罪状”、在他名字上打上红叉叉的大字报，中午就吃家里带来的面包。“不到食堂，还吃小灶！”面包是小灶？他只好天天带大饼了，又冷又硬，胃搞坏了。哦，妻子给他系上了保险带——感情的保险带：一向柔弱的妻子突然之间变得坚强了，清晨把他送到车站，夜晚又去守候。叮嘱了又叮嘱：“除非他们打死你，你自己千万不能走绝路，要对得起我和孩子！”“别人不了解你，我了解你，做人要挺起腰杆，要相信自己！”一向坚强的张定鸿，有过痛苦，有过迷惘，但他在生活的磨难中，又慢慢恢复了沉默的倔强，他甚至有时在幻想：要是万一有一天，让我再上台，我还是象原先那样干。厂里那些人做绝了，又是电话，又是登门，敦促他爱人的单位给她干最苦最重的活。

“什么，蓄电池厂没重工作？让她到农场去！”妻子真厉害——她成了苦难之家的掌舵者：“我现在不能走，一走就家破人亡。除非用绳子捆我走！”于是，四年半没有工作，没有工资，一

家四口，全靠张定鸿那一点儿生活费，熬过来了。她不仅保全了家庭，保全了丈夫，她也为中华船厂保全了厂长。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张定鸿回来对她说：“清闲的日子结束了，我要去走马上任了！”是欣慰？是感慨？——但这是真的，决不是梦幻！

从四十岁这个不惑之年起，张定鸿花了十一年时光，才算翻过生活中这艰难的一页。但一九七七年岁末，他重新工作以后，还是锋芒毕露，比当年还有气魄。好象不知道人间还有“风险”二字。十年坎坷也似乎早从记忆中消逝。

有人惊愕了：“看他在下面劳动不大响，一上来本事会这么大、这么厉害？”怎么，你们忘了？落实政策之前，冰棱上开始滴水了，天还冷，你们忙里偷闲，挤在用钢板焊接的“暖房”里“小乐胃”，围着炉子烤火，作为你们船体装配工一员的他，不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打过招呼：“要是有人来调查我的劳动情况，你们千万不要说我好话。我一上去，你们就‘苦’了，要‘收骨头’了，不会象现在这么舒服。我最看不惯东荡西逛，吊儿郎当！”

小伙子呀，你想吃“后悔药”，为时已晚啦！他正在全厂大会上发表“施政演说”呢！“有人讲，中华厂完蛋了，烂摊子搞不好了。这不对，关键要看我们以后如何行动！”他激情难抑，目光严峻，有力地挥动着手臂，就象他当装配工时挥动大锤那样，加重语气说，“中华厂混乱的状况，一定要迅速加以改变，一定要开展全面整顿：整顿安全、整顿纪律、整顿质量、整顿厂容……”他那目光，那手势，那声音，撞击着几千名职工的心灵！

好个张定鸿，端的厉害！看到吗？他又按照党委部署，亲自挂帅，带领一个职工代表组成的“百人检查团”，还诙谐地说笑：“‘人大代表’来了，这回要一鼓作气，大查三天！”全厂各个部门，无不震惊：当心！可别吃不了，兜着跑。

唷，厂长让代表把咱们工段长找来了！这儿搭的违章建筑，草棚棚、油毛毡，又危险又难看，马上给我拆掉，还要搞上绿化。——“限期七天，不算少吧？”厂长的脸色蛮严厉，眼睛却在笑。他说得确实有道道：厂要清爽，路要宽敞，让人看了舒畅。不要小看绿化，“花花草草”的，它能使老师傅心情得到陶冶，积极性潜移默化地产生出来，这是看不出的力量！

三天清查，真了不得！全厂六十二间违章建筑“不翼而飞”，五百多吨垃圾仓惶遁去，连那轻如鸿毛的杂草，也竟拔掉不下三吨。六千多吨物资重新搬好堆齐了，七百多吨物资进库入帐了……

要说“震惊”，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！七九年五月的一天，厂里的人纷纷转告：“快，快去看，厂长在大饭厅门口扔了一颗重磅炸弹！”原来是张定鸿围绕上缴利润问题，贴出了一张统计表，将中华船厂跟兄弟船厂几相对照，并冠之以一个醒目标题：《惊人的对比——大家来讨论》。

哎哟，胆子真不小！他被打成“黑帮”，一大罪状就是“利润挂帅”。就在这个地方，大字报上曾画着他：从棺材里贪婪地伸出手来——死要钱！就连那个矮敦敦的四清工作队长，也曾在这儿甩出火辣辣的问号：“你跟资本家有什么两样？”怪了，办工厂不要赚钱，难道要亏本？资本家把钱塞进自己腰包，我把钱送给国家腰包，当然不一样！

有人好心劝过他，“别贴它，看看报纸上的提法吧。”快满八十岁的老父亲怎么关照的：“阿定，你让我太太平平过几天！”混日子？庸庸碌碌，还要我这个厂长干什么？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些年，国家给厂里投资了三、四千万，每年生产增长率才有百分之一，“只算政治帐，不算经济帐”，居然喊出“倾家荡产造万吨”的口号。有一条船，实际造价上百万，但完工核算成本时，张冠李戴，丢三拉四，算下来叫人都不敢相信，才六七十元。笑话！这点钱买条电动玩具船还差不多！码头上也是大手大脚，不管什么船一停靠，三百八十伏的电流就往上接，自来水就哗哗往上送。全是“白送糖浆”，请客！

看看这个统计表，中华厂每项指标，都是倒数第一，“四人帮”粉碎二年了，上缴利润才二百二十八万，比兄弟厂低了好几倍。有人脸发烧：觉得直不起腰，矮了一截！有人不相信，以为厂长是“激将法”？是搞错了？不，错不了！张定鸿的“按语”里，已经点明了：“有人会怀疑它的准确性，因为差距太大了！有人会泄气，辛辛苦苦干一年，怎么只有这一点？有人会感到气愤，你们是怎么当家的？……”

同志哟！张定鸿厂长并不满足于光发号召，他端着饭碗，一边吃，一边走，到餐厅门口来看《讨论与建议》的第一期专栏了。你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高招？快去跟他唠唠……

利润开始起飞了，由二百二十八万到五百二十万，又到九百二十万……而这万米高空的波音727型飞机却在准备降落了，六千米——四千米——二千米……航空小姐一反方才提请人们“系上保险带”时的严肃，而以那轻快、抒情，如同施特劳斯圆舞曲一般优美的语调，描述着汉堡城的色彩、

风姿，以及阿尔斯特湖的幽丽、恬静。

然而，张定鸿却无意细听翻译的“同步解说”，又在想他那四千四百吨货轮的事了，前面六条合同签了，现在再签四条，一共是十条。造得好，冲进西欧市场，那没说的了，“中华厂”牌子打响了，出口也活了。就象为香港船商造的那条一万七千五百吨货轮“海建号”一样，“航行世界各国，成为海上流动的展览品，吸引顾客的活广告”。中央领导说了：造船属于“拳头产品”，出口一条就是上千万美金。它又是综合性的，一条“海建号”不就给上海市场捎走了二十万美元“副产品”，什么手工艺品、国画、窗帘、地毯……五光十色，象是搞“展销”。

但是，风险也大呀！跟国外造船，失误就赔钱，脱期就罚款。不象国内，出了问题打个招呼就行了，反正一个大口袋里掏钱。万一冲不过去，我张定鸿名誉扫地，还算不了什么；中华厂牌子一倒，失去信用，那就不堪设想了，只好“黄浦江里余余”，再也没人搭理你……

对！不管怎么说，这个“4400”值得一搏，——即便是要暂时忍受一些痛苦和艰辛。音乐大师贝多芬有句名言：“欢乐来自痛苦”。哦，还有那个海德，不知是诗人还是学者，他也说过：“春天不播种，夏天就不生长，秋天就不能收割，冬天就不能品尝。”这些人，说得好极了！

二

透过长窗，张定鸿在领略汉堡风光了。

汉堡之夜，美丽极了，醒人极了。也许是它座落在易北河、阿尔斯特河与比勒河汇合口上，水源十分丰富的缘故，那绿树芳草，连同整个园林般的城市，好象刚刚给河水冲洗过了，一尘不染；连空气也仿佛给滤过了，又湿润又清新。但这不是汉堡的全部，说得确切些，它的空气新鲜而又浑浊，如同它的生活富裕而又颓废。灯红酒绿的街头，尽是令人晕眩的广告：甚至没有一丝遮羞布，去裹藏那赤身露体的曲线。从那亮着金色塔尖的教堂里，不时传来深重的钟声，将湖水一样娴静的冬夜撞碎了：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。如今，在西德竟有96%的人信仰宗教，连为在月球着陆做出卓越贡献、誉为“火箭之父”的大科学家威尔诺·封·布劳恩，也是如此。他说：“每当我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我总要向上帝祈祷。”离汉堡码头不远，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“红灯区”，被德国人称为“罪恶的一英里”，那是一些海员、游客寻欢作乐之地，是色情充斥的所在。

他们下榻在火车站附近的凤凰饭店。作为副团长的他，住在楼上一个单间里。大概这个地方只够三、四流水平，但比起他那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厂长办公室，堪称豪华了；而跟他那个十七平方的四口之家，更是无法比拟了：那不象个家，倒象会客室，一架长沙发，几张靠背椅，看不到一张床。晚上客人谈多久，妻子、儿子和女儿就陪多久，客人走了，才从壁橱里魔术般地变出几张钢丝床。他也习惯了。是的，住房困难，乘车困难，经济困难……国家的确还有太多、太多的困难。泄气、悲观、埋怨，顶什么用，算什么本事？他佩服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里头的那个瓦西里，日子那么苦，都快饿

昏了，还安慰别人说：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也都会有的，会有的……”可惜，他不会朗诵，要不，他会让自己的信仰与向往，一起汇进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行：“我赞美目前的祖国，更要三倍地赞美她的将来。”

将来——这两个字意味着遥远，也意味着期待。而今天，却现实得无所修饰，伸手可触。这个时刻，在西茨·克里门逊航运公司的地下会议室里，谈判桌上的现实是一副僵局……

打不开局面，一连几天了！西茨和克里门逊两个老板，只在寒暄时露过脸，谈判时根本不沾边。谈判的主要对手，是公司的全权代表——三十九岁的卜克先生。卜克个头瘦高，性格外向。谈判刚开始，他眉飞色舞，动不动就哈哈大笑，还热情地张开臂膀，跟张定鸿拥抱。似乎表示一切顺利，即使有分歧也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融化、消逝。

双方都明白，前面那六条“4400”，价格订得偏低了——也难怪！陌陌生生的，头一回闯进西欧市场来，船舶的行情与动向，心里全没个底；再加没想到，西德马克随后会贬值，我方吃了亏。所以洽定后四条，每条提价百分之二十四点七，这回心里有底了：按行情，这价格稍稍优惠了些，但又不过份。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！可以高一些——”卜克先生很爽气，一口同意了。不过，紧随着那个破折号，好几个问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全来了，他要求对设计作出几点改动：一，入无限航区；二，入集装箱级；三，货舱通风，由每小时六次改为二十五次……

怎么搞的？一谈就僵，僵了再谈。恐怕代表团的行程，跟

对方露底露糟了；原先准备从十一月二十六号谈到二十八号，花三天时间签好合同，然后一部分人前往科恩、布莱梅……唷！现在一个三天早过了，三个三天都到了。卜克也许看准了，“协议不签字，你们动不了”，才跟你磨，跟你泡，打乱你的时间表。等你急躁了，他好捞油水。你想干扰？咱们来个反干扰！先告诉给双方搭桥牵线、介绍生意的中间商：“确认书”的原则违反了，谈不下去了。中间商犯急了，谈判成了，他的好处不算少呢：别看提取佣金的阿拉伯数字前，点着一个大打折扣的小数点儿——百分之零点七五，算一算他还可以净赚二十二万美金！张定鸿提请团长改变计划，由他和另外两个代表团成员——他厂里的两名工程师，留下来纠缠，打它一场“持久战”。其它成员，可以先行一步分赴别处了。不过，张定鸿提出这些，并不纯粹是出于策略，也是出于实际，实在谈不拢，也只好作罢。笔重如山，字可不能随便签，无利可图的事不能干！

下午一轮会谈。中国方面由张定鸿代表发言。他跟卜克先生稍事寒暄，就开始从容不迫地行使“否决权”了。“卜克先生希望按照‘无限航区’设计，那能行吗？通讯距离不够，船员舱位也不够。”“货舱通风加到二十五次，好是好，可以装运水果——香蕉、苹果呀，还有葡萄了。但这一来，通风管道要加大多少倍？而要占这么多的体积，是无法做到的……”他的论点直截了当，但并不剑拔弩张；就象他那方正、黝黑、富于生气的脸上，目光炯炯，却并不咄咄逼人。唷！他那结束语，体现了刚柔相济的太极之道，既断然拒绝，又彬彬有礼：“抱歉，很抱歉，您的‘要求’我们无法接受！”

哦，现在，——现在的卜克先生脸沉下了，涨红了，他顽固而执著地坚持再坚持，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能变动的，就象耶稣的传世《圣经》，是不可更改的。卜克先生克制着自己，但又克制不住，深凹的绿眼睛里燃烧着荧荧火苗；高挑的鼻子越耸越高，似乎要突出显示日耳曼民族的优越和骄傲。终于，他憋不住了，敲桌子了……哎呀，注意！别忘了礼貌……

谈判“降格”了。第二天上午，代表团两名一般成员——两个工程师去了。当然，又是抱歉、很抱歉：“我们团长、副团长很忙，今天不能抽身了。其余的人，要准备动身，到布来梅，到科恩……”下午，变化开始了。老板出面了。高大魁梧的克里门逊，通情达理，亲切友好，他亲自来挽回局面了。“谈判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可没想到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——为什么？这不是我所希望出现的！”他皱起眉头看卜克，咕咕哝哝摇着头。是嘛，卜克先生也真太疏忽了，怎么不向老板做汇报？随后，克里门逊俯身向两名代表问道：“究竟有哪些问题呢？我还不知道。”这位老板，到很有一点“礼贤下士”的味道。一听完介绍，他就表态了：“还有吗？就这些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！都可以商量，都可以解决……”

汉堡，流溢着初冬料峭的寒气。谈判桌上，主人却含着春日般的微笑。争议冰消雪化了，合同校阅文本了。克里门逊先生有魄力，也有诚意，他知道如果价格不提高，这笔生意成不了。——虽然中国方面也还是作了一点象征性的让步。他握着张定鸿厂长的手，握得紧，也握得亲，说：“‘4400’不光是我们的，也是你们的，两家共同的财富。希望能长期相处下去，长期合作下去。”看得出，他对由本公司独家占有这

种线型和性能的船，心里很陶醉，想得也很美，“物以稀为贵”，它会吃香的！——船上高度自动化，只用十个人；进港口，离码头，它连个拖轮都不要，船头上添了“侧向推进器”，它自己有能力……哦，签字了？请签吧！“回国前，请你再来谈一次，一定来一次！我对中国船舶有热情，确实有热情。”

“一定来的，一定来！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，共同希望的！”

今天的分别太客气了，实在太客气。手挥了又挥，是不是象《孔雀东南飞》里描绘的：“举手长劳劳，二情同依依”？乱弹琴！那是讲爱情的，这是做生意。两码子事！说实在的，资本家做生意，确实够“刺激”，比我们的本事大几倍。难怪苏联一转入新经济时期，列宁就号召共产党员学做生意。西德的格言有道是：“用最少的人，干最多的事。”西茨·克里门逊这家公司，老板里里外外就靠两个亲信：考扑管商务，卜克管技术。卜克对老板多卖命，跟“对手”多厉害，你们不也领教了？敢跟你吵，跟你争，肯担风险，肯拍板，他不说“吃不准”、“定不了”，而我们，记得吗？跟香港船商谈判“海建号”，船东方面经常是轻轻松松一个人，我们却是呼呼拢拢一大帮！开始谈，还是三比一、四比一，人去多了不象样，有问题出来问一声，左一次问，右一次问，还是拿不准，“一家不知一家事”，没法子只好全进来，商务、技术、生产、检验……来了多少个“代办”呀，我的老天！我这个厂长手下的“卜克”有几个？我们不也要得力的“亲信”和“臂膀”？我还是那个主张，一个人有多大才能，就给他多大职务，派他多大用场，有缺点和不足，可以帮助和督促，但决不“降低使用”——哪怕是东家说短，西家说长！卜克的缺点看来